

ZHAO JINGZI

照 鏡 子

王恩耀
著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三晋出版社

ZHAO JINGZI

照 鏡 子

王恩耀
著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三晋出版社





于美国大提顿国家公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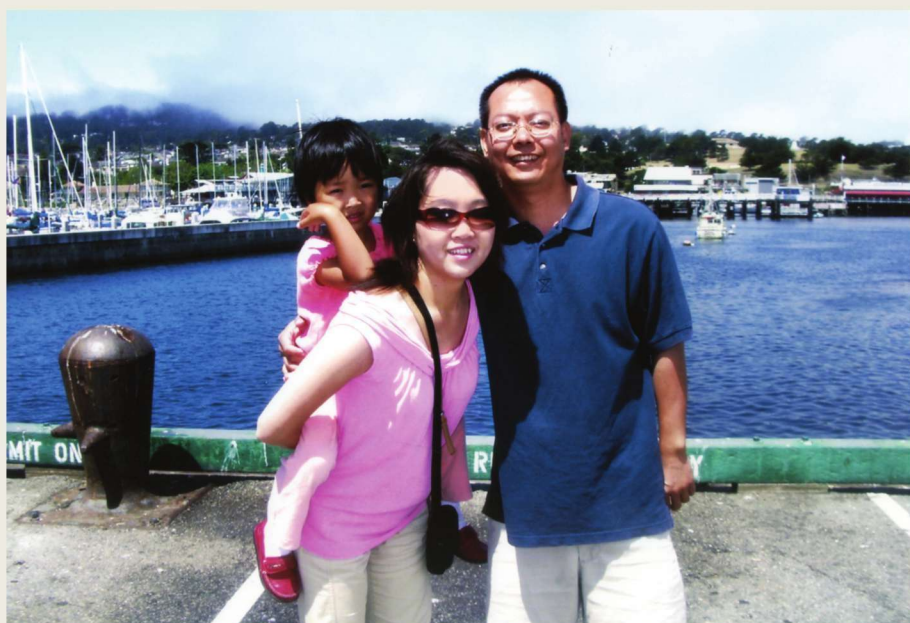
全家福 （摄于 1998 年）



兰子母女



二女儿一家



小女儿一家



我和老公在美国



在加拿大白求恩纪念馆前

蓬勃，内心的感情世界日渐丰富，爱

美之心也随之增长，女生渐之留起长

辫尽是女子柔情，男生注意自己仪表

力求风度翩翩。然而住宿环境宛如中

学，也是五六个八人一间屋，一面小镜

摆张桌上供大家使用，地面反右倾、

反左气。知识分子思想改造、人民公

社大跃进——一连串的事物接踵而来。

上山大炼钢铁，下乡劳动锻炼的事无

所难免。即以朴头无华为标准的斗

代，对着镜子着意打扮的事在我們学

生当中微乎其微。大约与学期的整了

一夕学期，我們是在山村里度过的，

序





大学刚毕业的我 （1961 年摄于文瀾湖边）

自序

想不到能出书。前年给老公出了书以后，孩子们说：“这回该给妈妈出书了。”我只当作一句笑话，随便听听罢了，因为我虽然零零星星地写过几篇东西，但与出书还相去甚远，所以没有放在心上，依旧悠闲自在地过我那清闲的日子。去年赴美国，正提着行李要出门的时候，接到同学振湖的电话，他希望我也出一本书。我听出了他的诚恳，这无疑是对我的鼓励。他有这样的看法，也让我很感激，同时也增添了我的信心，于是认真地想了一下。半年后从美国回来，便着手整理我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顺便也做些修改。统计了一下，已有 20 万字，于是决定出书。

知道我要出书了，有家人和朋友写来几篇文章，他们一则是为了助兴，再就是为表关心。在老公和女儿的文，多有对我过去的叙写，那的确是真实的我，我像翻历史的画页，又好好地审视了一下自己。卢比是女儿和我共同的朋友，他在文学和艺术方面造诣颇深，他用我的一篇散文展开评说，其中偶有过誉之词，那是我不敢担当也难以承受的。苏平是朋友也是我的学生，他能记得我对我已经是一种安慰，他喜欢上了文学，而且很执着，让我们有了共同的爱好。他为我的书写了一篇很优美的散文，叙写了他是怎样因语文课而喜欢上了文学的，对昔日的追忆和情怀在洗练简洁的文字间流淌。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和关心，谢谢！

本书包括散文和小说两个部分，以散文为主。散文大都是回忆性的，写的是几十年走过来那些抹不掉的难忘的记忆。那是人生的脚印，岁月的痕迹，是人生中的一段历史。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，历史就在生活中。把它们写下来是为作个纪念，或许也会让孩子们知道一点他们的父母曾经有过怎样的生活经历。在修改的过程中，得到了树恒的很多指点，他指点得很到位，常常一语中的，让我获益匪浅。篇中涉及的人名，大都改用了其他的字，或用字母代替，也只为写起来更便捷轻松一些。

小说本是我不敢涉足的东西，但在闲来无事时常有一种蠢蠢欲动的心理。人就怕无事可做，没事的时候就该有非分之想了，我就是在歇好了玩够了之后开始跃跃欲试的。先写了一个几千字的短篇，看了看，不行，撕了；又写了一个近一万字的半成品，看了看，又撕了，才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，于是打消了写的念头。后来听说一位朋友在写小说，我那心里的死灰也许是并没有完全熄灭，这个时候又渐渐复燃了，便又拿起笔写起来。小说大都取

材于学校生活，这是因为我生活的局限。小说写了4篇，都是拿不出手羞于让人看的东西，但已经写了，就收进来吧！它们实际上就等于是小学生的习作，很粗陋，很低劣。在《方瑶的初恋》里还夹杂着一些我们曾有的真实生活，不像小说，更像是纪实，它可真算得上裹脚布，连我自己都看不下去，本也想将它淘汰掉，也确实是应该淘汰掉的，但想想已经写了，就让它充个数吧！小说和大部分的散文都是在2010年以后写的，那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打麻将，时间都属个人所有，加之我又学会了电脑打字，在兴趣的推动下，便胡乱写了些东西。要出书了，似乎还像做了点儿事情，但是也不能称其为什么事情，那只不过是闲暇中的一点消遣罢了。虽说是一本书，但要说它是晚霞中的一抹红云，也还远远不够，更算不上是低吟浅唱，只能说它是我悠闲漫步中的几步快走，或者说，是我闲散生活中的一点嬉闹吧！

想想，在身体还健壮的时候一直蹉跎着岁月，将大好的时光白白抛掉，直到时间把人的头发染成白色，把面孔刻出皱纹，让人变得老眼昏花，步履蹒跚，老态龙钟的时候，才拿起笔来激情万丈地写起书来，由此又不由得谄出两句顺口溜：

虽无神勇勾红日，
却有激情抹余晖。

王思耀

2016年2月

读恩耀师的《h 与花》

卢比

我没有想到，读一篇写养花的文章能读出眼泪来。

是花的柔弱？还是女人的细腻？

恩耀师姓王，“h”是她的老伴儿。

我本是跟着她的女儿也称其为老妈的，但一介入文字，就想直呼其名，是文字拉近了我们的距离，还是她描述的生活缩短了这个距离，不得而知。好在文场，隔辈儿称兄的比比皆是。我也就如是道来，反倒有了叙述的快意。

恩耀师文中的“h”，有三题，《h 与花》《h 与鸡》《h 与鸟》。养花、养鸡、养鸟，本是休闲之事，何以极尽了文学之能事，而让我感动？我就说说那篇打动了我的《h 与花》吧。

恩耀师的《h 与花》，是写老伴儿养花的故事。一开头，就出语不凡：

花是人人都会爱的，因为它美丽。你看那花，或红或蓝，或黄或白；或含苞，或绽放；或雍容华贵，或玲珑小巧；或成一片，即姹紫嫣红，辉华艳丽；或只一棵，即阿娜清秀，耀眼夺目，让人不能不想多看几眼，不能不去喜爱它……

没有任何修饰，却又极尽了修饰。若不是千锤百炼，断不会有如此珠玑般的惬意与美好！

我数了一下，开篇只有 80 余字，却没有一个字是闲散的，

而且对花的描述，如数家珍一般。这让我不由地想到恩耀师的职业——中学语文教师。我没听过她讲课，但我却知晓这样一件事情——她30年前教过的一位学生，将恩耀师当年给他写过评语的一篇作文一直保存着，30年来，用塑料裹了，用镜框镶了，座右铭一般。他说：“恩耀老师的评语，成就了我一生呢……”

难怪，这位学生因为文字的天赋被挖掘，工作后也因文字而从事了文职。由此可见，恩耀当教师，确把学生当做文章塑造了，因此才有了花儿与少年的往昔……

毋庸讳言，读恩耀师的文字之前，心中并不以为然。心想：一位在中学讲了大半辈子范文的语文老师，因了大学中文系的学业背景，她可以把一篇作品分析得头头是道，层层叠叠，声情并茂，将文章演绎得比文章还文章，但一经进入真实的写作，操掌了文字，她能以自己的感悟去成就一篇美文么？

这种疑虑，在我走进恩耀师的文字之后，便全然消释，以至于不得不感叹：这代人真可谓汉语言文字的典范——文如清泉，全无作弄的痕迹，潺潺地，款款地，顺流而下……知觉在不经意中，渐趋经意并生动起来——

人们对花的喜爱程度不尽相同。依我看，最爱的人莫过于我的老公，他对花不是爱，是很爱，非常爱，特别爱，爱极了，爱到“目中无人，心无他物”……

如此描述，急湍而快捷，像数着的数字，从容不迫——

每天，当 he 从外面回来的时候，一进门，便径直走向阳台，去看他的花。他在这头看到那头，一盆一盆看过去，看得那么仔细，那么专注，如同一个母亲看她怀中的婴儿，细细地审视，轻轻地抚摸，对于一直站在门旁等待着他上楼进

门的人却视而不见，毫不理会，如入无人之地。

.....

我蓦然中的感动，怕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，它让我想到了他们的三个女儿。

恩耀师的三个女儿，老大是画家，老二是教育系统某单位负责人，老三则是留美的硕士。读花识女人，写老伴儿养花，我却似乎读到恩耀师内心对三个女儿的某种情怀。

是的，那花在老伴儿的侍弄下，活色生香，却全都在她的视线之中——婉约着，细腻着，兴兴衰衰，起起伏伏……

在最初的时候，我也曾怀着极大的热情去关爱过那些花，也细细地看它们的成长 and 变化，并且为两盆花浇过水，但就在浇过水的那天，他问我：“你给花浇水了？”那是一种急切的口吻，我回应着，同时盯着他的目光，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急切，便放缓声调说：“那两盆花喜欢旱，不需要多的水。”

无疑，这是一种生活角色在家庭中的显露。老伴儿是主角，是生活中的大树。事实真就如此么？

我曾试探地问过恩耀的大女儿，小的时候，老妈关爱你们采取的是怎样的方式？

她回答：“在我青年时期的印象里，母亲具备优秀语文老师所有的严厉和严谨，话语中的明讽暗喻不胜枚举，虽然常常让我们无所适从，但老师永远是对的呀，现在想来，我们姐妹三人，都能写得一手好文章，不排除就是这种方法教育出来的……”

听出来大女儿的话带着几分揶揄，但却是理解并善意的。在女多男少的家中，女儿和母亲几乎都是对立的，但当女儿也做了母亲之后，母女的亲近又多是非凡的。这似乎是一种规律或生态。

谈到和母亲的交流，大女儿更是极尽诙谐，说：“母亲的个性是父亲‘惯’出来的，他们是大学同学，感情基础深厚，大智若愚的父亲常常在我和母亲有分歧时站在母亲一边，保持沉默，任由母亲‘阴晴圆缺’地发挥。然而，我们就在一个屋檐下，母女的交流，却常常要用书信来进行，好在我们都会写，我曾经几次收到母亲很厚很厚的信。有意思吧，这就是我对母亲的记忆。想来母亲真不容易，他虽然有旧知识分子的严厉与严谨，用心却是良苦的。”

听恩耀大女儿的讲述，开始我有点疑惑，读了《h与花》，蓦地豁然开朗，并隐隐地涌出几分感动。能够想见，一个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中学语文教师，一个有着浓厚文学情结的母亲，在她眼里，女儿不就是老伴儿与她悉心培植的花朵吗？开与不开，仅凭爱是不够的，也需要春夏秋冬四季风雨的淬炼和磨砺。因为，女儿是父母期望开放的花朵！

不妨继续读，将这篇美文读完——

h在养花上是不怕下工夫的，但是他虽然花费了很大的心血，养的花却不肯开花，不夸张地说，起码有十来年没见开过花，凡开花的都是现从外面买回来的。花市是他常去的地方，看见哪盆开得好，就买回来欣赏。……我猜想，h养的花不开花大概就是因为他“关照”得太过分了，就像对待孩子，过分的溺爱反而会让让孩子不能健康成长一样……就在大家都没指望的时候，后阳台高高的大叶片像善解人意似的忽然冒出了骨朵，这真让人喜出望外。叶子大骨朵也大，红红的，很健康。大骨朵比蟹爪莲上的“小米粒儿”长得快，变化也快，包着的红色外皮渐渐裂开，一条一条的，露出里

面的乳白。差不多有鸡蛋大的时候，尖尖的小嘴似要张开，h说要开了，就在今晚。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我不解。“昙花都是晚上开，你没看现在嘴已经要开了。”

晚8时半，h把花盆搬进屋，绿绿的叶片精神抖擞地伸展着，三个张着乳白色小嘴的大骨朵镶嵌在绿叶的中间含苞待放。我们坐在沙发上静观变化，看着那小嘴一点点张开，张大，露出花心。到9点的时候，三朵花盛开了。看她们，淡而不艳，雅而不妖，香而不浓，舒而不狂，硕大的花朵镶嵌在绿叶中间，别有一种雍容和潇洒。我们兴奋极了，这可是他亲手培育出来的，是他的“首创”和“杰作”，太漂亮了！看着看着，我的心猛然一动，高兴地喊：“嗨！那不就是我们三朵花嘛！”说着走到花盆前指着花说：“你看，这是大女儿，这是二女儿，这一朵是小女儿。”h看着我一个个地指点，虽没说什么，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微笑……

我们的三个女儿，她们都已长大成人，都已成家立业，像这三朵花一样，盛开着，正是人生的美好时刻。看着三朵花，想着三个女儿，心中的甜美不言而喻。h说：“把灯都打开，亮一点儿，让花尽量多开一会儿。”我把所有的灯都打开，为让花尽量多开一会儿，只要能多开一会儿，谁不想让这美好的时刻多停留一会儿呢！正如人，谁不想让青春永驻，年华永存呢！……

感动不言而喻，显然《h与花》是恩耀师晚年生活的一个写照，她那是借花喻人，是在以一种文学的方式返照自己的过往，自己的生活。每个人的一生可能都有属于自己的习惯和方式。对于恩耀师，她将她的方式交给了文字，包括对女儿的教育、引导，